

第一章 轰动京华

“他妈的，这家伙真是鬼才，什么东西都能画，而且样样都画得这么好！”

公元 1989 年 4 月 10 日上午，在中国美术馆一楼，几名青年画家在刚刚布置好的罗国士书画展览大厅里，边看边议论，而且情不自禁地赞叹着。

这两名青年画家在中央美院任教，他们在这座美术殿堂里经常参观各种各样的画展。大凡中国画家，要么山水，要么人物，要么花卉，要么翎毛，一般都比较单一。而来自古都长安的这位国画家罗国士笔下无论是山水还是花卉，无论是飞禽还是走兽，无论是小品还是长卷，无论是工笔还是写意，几乎样样都画得那么生动，那么清新、那么娴熟，那么传神，既有深厚的传统功力，又有鲜明的艺术个性，既洋溢着浓郁的生活气息，又不失强烈的时代精神。就连他的书法作品也格外潇洒飘逸，苍劲有力，富有气势。两位青年看得出神，心中折服，不由得自言自语地赞叹起来：“真是鬼才！鬼才！”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在一旁布置展览的罗国士听到这些赞扬声，心中感到一种莫大的欣慰。还没有正式开展，就首先得到两名素不相识的观众的称赞，这对罗国士来说，不能不说是一颗小小的定心丸。

是啊，进京举办个人展出，而且是在中国美术艺苑的最高

殿堂——中国美术馆，这是他很久以来的愿望了。

然而，当他带着沉重的画卷来到首都的时候，心中却不免有点儿忐忑不安起来。

这几年，他的作品轰动过地球另一面的美国，饮誉过东瀛日本，拍摄过四集电视艺术片，出版过大型彩色画册，创作过七个巨幅山水长卷，不少大型宾馆和外国元首的家中挂有他的作品，得到过许许多多中外朋友的赞扬和鼓励。然而，也经受过一丝丝迎风而来的冷风和刺激。

“哼，罗国士算什么？一个砍柴娃、画布景的，算什么大画家？”

是的，那时罗国士既不是美协、画院的专业画家，又不是高等美术院校的教授，只不过是陕西省人民艺术剧院的一个舞台美术工作者，在一些人的眼里，难免存在这样那样的偏见。

在我的脑海中有这样一件事印象颇深。

那是 4 年前的事了。当我们听说罗国士在美国访问引起轰动的消息后，怀着十分兴奋的心情采写了一篇题为《东方艺术的魅力》的通讯，比较详细地介绍了罗国士在美访问的盛况，更重要的是向读者介绍了美国人眼里的中国画，因为那时在中国国画界刮起了一阵阵冷风，说什么中国画到了穷途末路，中国画没有什么前途，外国人根本不喜欢中国画等等。但是我们通过美国许多报刊介绍以及录相资料，获悉东方艺术在美国人当中也有相当的市场。谁知，还未等我们的稿件发出，就一连接到好几个电话。“喂，我说你们别信外国人吹牛好不好，他们就根本不懂得中国画！”“喂，你听我说，人家美国那么发达，能看上黄土高坡上的土里叭叭的画家！”这叫人怎么说好呢？事实是最有说服力的，罗国士不仅在美国展出取得了很大成功，而且获得了美国政府最珍贵的礼品——两枚金钥匙和荣誉市民证书，这在陕西省美术界当时还是独一无二的。而且后来在东京

又一炮打响，日本几家主要报刊都在显著位置详细报道了展出盛况。就在古城西安，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人喜爱罗国士先生的书画作品，许多领导人出访，给外国朋友赠送礼品，宾馆的宴会厅、屏风，青年恋人的新婚洞房，许多地方都能看到罗国士的作品，不少人还以能得到罗国士的画为荣耀。然而，我们还是经常听到这样的话：别信那一套，他们这些人懂得艺术么？

对了，一些领导喜欢罗国士的画，这不能算数，难道你领导是专业美术工作者吗？

一些外国朋友喜欢罗国士的画，这也不能说明问题，难道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吗？我们中国人的画凭什么偏要让你们外国佬儿说三道四呢？

越来越多的群众喜欢罗国士的画儿，这也不能说明你的画儿好，狗看星星，能懂得个稀稠？

非议纷纷，纷纷非议，不一而足。

好在罗国士是个痛快人，他经得起表扬，也受得起批评，更不怕非议。他想，自己是个画家，作品只要群众喜欢就行，你别人爱说什么就说什么吧。砍柴娃也好，画布景的也好，这些他都不计较，他索性把自己称作民间艺人，中国许多有艺术价值的东西都是不知名的民间艺人创造出来的，轰动世界的兵马俑、敦煌莫高窟、茂陵石刻，这些东西那一样能离开民间艺人？

有人劝他说，老罗，我看你干脆把自己的作品带到北京去展览，看看反映到底怎么样，是骡子是马也可以分个高下。

对，罗国士正是抱着这种心情来到北京的。

4月11日上午，首都阳光灿烂，晴空万里。在鲜花翠柏簇拥下的中国美术馆，显得格外宏伟、庄重。金黄色碧绿色相间的琉璃瓦在阳光的照耀下熠熠生辉，给这座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的艺术殿堂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

几十年来，这座艺术殿堂中，展示了多少国内外的美术家的杰作？有多少艺术家的作品在这里展出后得到社会的承认？有多少画家把这里当作一个里程碑，向着这里一步一步地迈进，然后又从这里开始，向着更高更奇险的顶峰冲刺攀登？

今日，美术馆院内的海棠、丁香、梨花、月季迎春怒放，海棠粉，丁香紫，梨花白，月季红，一簇簇，一团团，一朵朵，一束束，竞相露出美丽的笑脸，迎接来自四面八方的客人。

上午 9 时多，不少接到请柬的领导和文化艺术界的朋友纷纷赶来了。

习仲勋、王任重、杨静仁、马文瑞、汪锋等领导同志先后赶来了；

黄镇、何正文、李庆伟、乔明甫、李真、黄夫亚、黄静波、李刚、张帮英、史进前、刘英勇等老将军老领导相继赶来了；

何海霞、娄师白、古元、李琦、刘勃舒、钱绍武、阚凤岗、叶楠、周明、谢德萍、雷抒雁、李俊、丁一、陶斯亮等作家艺术家闻讯赶来了。

也许是人们出于对中国历史文化摇篮——古都长安的一种追溯，相信从那里来的书画家必然带着周秦汉唐文化色彩的熏陶，带着半坡鱼纹的创造性，带着秦陵兵马俑的凝重，带着茂陵石刻的简练古朴，带着乾陵石刻的博大精深；

也许是人们一提起来自陕西的画家，就容易想起那激动人心的延安生活，想起在战火中成长起来的鲁艺，想起蜚声中外的长安画派，想起一代国画大师石鲁、赵望云；

也许是人们一提起陕西，就容易想起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占有光辉一页的陕西作家群，就容易想起近几年新崛起的西安电影制片厂，由此而想到柳青、柯仲平、杜鹏程、王汶石、李若冰、魏钢焰、路遥、贾平凹、陈忠实，以及《创业史》、《保卫延安》、《人生》、《野山》、《老井》、《红高粱》，由此而产生对那

风采独具的西部艺术的向往……

展厅外停满了小车，展厅里的人越来越多，接踵摩肩，谈笑风生。据在全国举办了四十余次个人展出的书法家谢德萍先生说，作为一次个人展出，一下子来这么多的首长、名人和观众，在首都都是很少见的。

咔嚓咔嚓的照相机和电视摄相机将展室的盛况真实地记录了下来。在罗国士和专程前来这里的陕西省文化厅厅长霍绍亮、《人民文学》常务副主编周明的陪同下，习仲勋、王任重、马文瑞、杨静仁、汪锋、乔明甫、李庆伟等领导同志兴致勃勃地观看了展出。

黄陵古柏、神农山涧、草堂烟雾、曲江流饮、灞柳飞雪、咸阳古渡、天涯归鹤、蓝溪白石、牡丹月季、黄牛骏马……千姿百态、异彩纷呈、酣墨淋漓、气势峥嵘。老前辈们看得很仔细，一幅一幅地看，一个画面一个画面地评论，畅叙心意，评头论足，各抒己见。

在一幅题为《飞雪》的山水画面前，也许是被作者那精巧的构思、淡雅的色彩、清新的意境所吸引，也许是被北国那冰天雪地、银装素裹的气氛所感染，马文瑞说：“这幅画很好看。”乔明甫说：“这白雪画得真好！”习仲勋眯起双眼，久看不够，接着连声赞美说：“不错！不错！”

落日西沉，大漠无垠，一群骆驼，昂首阔步，一往无前。画面简洁，构思精巧，从这幅题为《日暮壮景》的画面上不难看出，沙漠是望不到边际的，路途是非常遥远的，可那些忍辱负重的骆驼没有一丝儿畏难情绪，它们迈开大步，一步一个脚印，头也不回地、义无反顾地向着理想的境界执著地奋进着。那情景，那劲头，多么像我们的中华民族，背负着沉重的担子，肩挑着美好的希望，一步一步地朝前迈进着。习仲勋同志看着这幅画不由得高兴地说：“这幅画很有味道，很有气势，很有戈壁的特点。”

在一幅鲜艳欲滴的月季花前，马文瑞情不自禁地说：“这幅月季画得好，简直画活了。”习仲勋说：“这束花画得热烈雅致，色调搭配得很舒适，好看！好看！”

曾经担任过中宣部长的全国政协副主席王任重看了罗国士的全部作品后高兴地称赞道：“很好，全面手，画得很传神，字也写得好。”他当即挥毫，为罗国士题写了“书画传神”四个大字。字里行间，寄寓着老一辈革命家对画家的鼓励和厚望，罗国士心中不由得感到热乎乎的。

罗国士的老师，年届八旬的国画大师何海霞先生此刻心情格外兴奋。因为在罗国士的艺术道路上，也渗透着他的心血。他曾经和已故长安画派的旗手石鲁先生一起给罗国士示范过山水画的章法布局，给罗国士进述过用墨敷色的技巧，罗国士的家中至今还挂着何海霞先生当年为他当场示范过的一幅作品。罗国士的大型画册的书名就是由他题写的。³⁰年刻苦不寻常。如今，罗国士来京举办个人展出，他心中的激情是不言而喻的。他对罗国士的每幅作品的构思、用墨、立意、落款看得都十分仔细，并且对其中不少画面都谈了自己的见解。看完全部作品后说：“很好，技艺很全面，表现力很强，我祝贺你成功！”

罗国士说：“这和何老的栽培是分不开的呀！”

何海霞笑吟吟地说：“那里话，师傅引进门，修行靠自己嘛！”

说话间，何海霞先生在罗国士的两幅山水长卷《秦川颂》和《武当胜境》前驻足良久，远视近看，反复欣赏，心中似乎还在揣摩着什么。

这是两幅各长 60 米和 30 米的巨幅山水画。一幅东起潼关，西到宝鸡，把八百里秦川的古今名胜熔于一炉；另一幅则利用春、夏、秋、冬四个不同季节的自然景色，把八百里武当山的飞云荡雾、名刹古寺等奇特景色尽收眼底。两幅长卷构思新颖，色彩明快，笔墨酣畅，气势恢宏，充分展示了祖国大好河山的

多姿和壮美。这位终生献身于山水画创作的何老先生看后不由赞叹道：“告诉你呀，搞巨幅长卷很费力，结构难度大，很不容易。你今后要搞点重型炮弹，或者画一幅西部风光的长卷吧！”罗国士连连点头。

延安时期就很有名气的版画家古元对展厅里的每一幅画都欣赏得很仔细。他赞赏黄陵古柏的泼辣苍劲，他喜爱罗国士雪景表现手法的独特和奇巧，看上去是那么富有诗意；他欣赏江村月夜的构图简练，武功月色的水墨意境；他欣赏天涯归鹊的创新和传神，大胆构思，不拘一格；他更喜欢两幅山水长卷的宏大气势，洋洋洒洒，一泻千里。看到版画家修军肖像，古元立时兴奋得连声称妙。古元和修军都是全国著名的版画家，两人过往密切，情谊很深。古元万没有想到，他的这位老朋友在罗国士的笔下，只寥寥几笔便抓住了其面部的神妙之处，而且浓淡相宜，生动传神，如见其人。古元不由得脱口赞赏道：“这幅画很妙，很传神，简直是画活了，而且还有点水印木刻的味道呢！”

以创作《毛主席走遍祖国》而闻名全国的中央美院国画系教授李琦，⁹岁时就跟随父母到延安参加了革命，他曾跟随石鲁学过画，他和陕西的不少画家、艺术家都有着很特殊的情谊。他看了罗国士的全部作品后自言自语地说：“还是陕西出人才！”

是呀，毛延寿、吴道子、阎立本、韩干、王维、关仝、李成、范宽……直到石鲁、赵望云……，这些在中国画的历史长廊中占有光辉一页的长安画坛真可谓人杰地灵，群星灿烂。不难看出，这里有着多么深厚的文化土壤，这里有着多么悠久的文化传统，这里有着多么杰出的艺术人才！难怪何海霞先生当场挥毫题写了“艺苑英才”四字。

上面所说的中央美院的两位青年教师，在开幕式上又一次出现在接踵摩肩的人群中。他俩从头至尾细细地看了一遍后仍

不满足，意犹未尽，倒过来又细细地看了一遍。两位青年边看边说，边说边看，看得出神，说得上劲，心中折服，阵阵有词：“狗日的，鬼才！鬼才！”

.....

罗国士成功了。

罗国士画展轰动了京华。

罗国士博得了首都观众和美术界的高度赞誉。

罗国士不时地被熟识的不熟识的、知名的不知名的人簇拥着或挽着手留影、签名，他的眼眶中涌出激动的泪花。

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当晚播出了展览盛况；

国际广播电台向全世界播出了《陕西月季王饮誉京华》的消息；

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了题为《长安月季王》的署名文章，详细向海外朋友介绍了罗国士的艺术道路和艺术风格；

中国文化报发表了冰心老人赞誉罗国士月季花的文章和题词；

不少外宾和群众争相购买他的画册，有的请他留言，有的想以重金购买他的作品。

当人们问起他的创作经验和艺术灵感时，罗国士居然红着脸，谦虚得像个小学生。他说：“我哪里有什么天才，我只不过是把几十年的心血和汗水都洒在了为艺术事业而攀登的悬崖峭壁上。”

是呀，此刻，他大概想起了在自己绘画生涯中产生了重要影响的童年生活，想起了在神农架的一段难忘的砍柴生涯，想起了紧张而激烈的行军途中，想起了平生第一次攀登华山北峰的险要场面，想起了那如痴如醉的月季之恋……

艰难、困苦，险山、恶水，荆棘、陡壁，鲜花、清泉，苦涩、甜蜜……一齐涌上心头。

第二章 童年岁月

梦幻般的童年是令人难忘的。

据科学家论证，童年生活的欢乐与苦涩，对一个人一生的智力、意志和生活道路的选择，无不有着重要的影响。

1929年，罗国土出生在湖北省房县一个农民家庭。其时，正是中国人民处于水深火热的时期，广大贫苦农民正在苦难的深渊中艰难地呻吟着挣扎着。罗国土的家庭和大多数山区农民一样，他们全家十多口人仅靠几亩薄田和父亲教书的收入糊口度日，其生活的困苦和贫穷是可想而知的了。

千里房县，位于神农架山区，横卧在三峡以北的长江和汉水之间，四周高山峻岭，奇峰腾雾，活像一个没有顶的房子，故名房县。历史上曾在这里置房州、房陵郡。另一种说法是因为县城西数十里有一座石室似房，因以为名。因此地山大林深，交通极为不便，在古代属于蛮荒之地。当年千古一帝的秦始皇打败赵王以后，为了清除异己，巩固自己的实力，先后将嫪毐、吕不韦等万余家迁往房县。两汉时，宗室大臣犯罪者，多流放于此。唐代的女皇武则天将自己的儿子中宗李显也贬在这个偏僻的县城里。宋太祖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后，将后周恭帝柴宗训徙迁到这里囚禁起来。宋太宗赵光义将秦王廷美也流放到房县境内。.....

神奇的神农架以及这些历史上失落皇帝大臣的轶闻轶事，

在这里演义成许多离奇的故事和动人传说，给这个偏僻的县城和神农架更加增添了几分神秘的色彩

罗国土出生时正值严冬腊月，狂风怒吼，寒气袭人，父亲随口给他取了个名字——冬生子。

这冬生子一生下来就不安生。他出生时，母亲得了严重的哮喘病，终日咳嗽不止，上气不接下气，险些儿送了性命。那时，山里人非常讲迷信，把万事万物都看成是上苍对人的报应。于是，可怜的冬生子便被看作为不祥的祸根，是姐姐和哥哥从发怒的父亲的手中夺回了他，用面糊糊和泪水将他养大。

说也奇怪。这小冬生子真像一朵苦菜花，越是在险恶的环境中越发显示出强劲的生命力。别看劳苦人家粗茶淡饭，有时甚至饥一顿饱一顿的，小冬生子没有几年功夫，竟长得大手大脚，憨头憨脑，身体强壮，还有一股子山里人的野性和牛脾气，而且十分淘气。

冬生子小时候根本看不出有多少聪明，反而显得很愚笨。上小学时算术经常吃鸭蛋，常让老师和小朋友们取笑。有人说他是因为小时候缺奶而使脑子从小受了刺激，发育不良，因而大数不通。也因为算术成绩太差，把老师气得多次当着全校师生的面打了他的屁股。

这些事传到母亲的耳朵后，使得她非常伤心，经常暗暗流泪叹气，嗨，不知这孩子前世遭了什么孽，来世这么小就受到惩罚。于是，她怀着赎罪的心情，经常带着冬生子到附近的神祠佛堂里去烧香叩头，求神问卜，希望大慈大悲的神仙和上帝能宽容和饶恕，使他耳聪目明，成为正果。

年幼无知的冬生子对这些事并不大懂。使他感兴趣的反而是这些庙院里的菩萨和神像的姿式和神态。他们一尊尊被雕塑得是那么生动，那么有神。就拿那十八罗汉和八大金钢来说，你看他们一个个那种神气劲儿，铁面獠牙，怒目圆睁，手舞足蹈，

使冬生子看到后心里既感到恐惧，又感到新奇好玩。他心中暗暗佩服民间艺人的丰富想象和高超技艺。

一次，冬生子在佛堂里看到几位民间艺人将手中的泥块转眼之间，变戏法似地捏成一尊尊神态生动的佛像时，心中高兴得简直想跳起来。

还有那寺庙墙壁上的一幅幅壁画使冬生子非常感兴趣。什么桃园三结义啦，关云长单刀赴会啦，八仙过海啦，劈山救母啦，……生动而传神，新奇而有趣。那时，一个“宏伟的目标”和“远大理想”便在他幼小的心灵中萌生了：我长大之后一定要当一名民间艺人！

孩提时代是最容易模仿的。说干就干，冬生子回家后弄了些泥巴，悄悄地学着民间艺人的样子也捏了一尊佛像，佛面佛眼，佛手佛脚，而且确实还有那么点儿意思。冬生子高兴极了，他大着胆子，恭恭敬敬地将自己的处女作捧回家里。

这一下可轰动了全家。大家看了都有点儿吃惊，难道这笨头笨脑的冬生子还有这么一手？

冬生子的父亲罗汉三是当地一位有名的书法家，也喜欢绘画，他似乎第一次发现了冬生子的天才。虽说是一尊不大引人瞩目的泥像，但这是出自一个七八岁孩子之手啊。也许，这就是蕴藏在孩子心灵中的艺术幼芽，而这种幼芽多么需要扶植和爱护，多么需要阳光雨露的滋润啊！

从此，父亲对冬生子的态度变得亲热起来，他写字时就叫冬生子在一旁磨墨，也给他讲解一些书法的要领，手把手地教他临习大楷，而且给他写了不少影格。

这一下算是对了冬生子的脾气。冬生子喜欢写字，更喜欢绘画。

起初，他每天都要坚持写几方大楷，他照父亲为他写的影格一点一划地写，一张接一张地写，而且写得很用心。但是，时

间一长，他又觉得整天写大楷有点儿太枯燥、太死板、太没有意思了。有时太累了，不由得就想画上几笔。

冬生子毕竟是个孩子，他脑子里没有任何框框的束缚，他什么都画，什么都想画，什么都爱画。他的课本上，作业本上，家中的地上，墙上，门上，窗户上，甚至连自己的手上，胳膊上，衣服上，几乎到处都有画儿。

那时，冬生子什么绘画知识都没有，既不懂得透视原理，又不懂得比例构图，不懂得素描、速写，更分不清什么国画啦、水彩啦、版画啦什么的。他只爱随心所欲地乱涂乱抹，画自己见到的，画自己爱画的，猫儿狗儿，鸡儿牛儿，太阳月亮，茅屋房舍，大山树林，画到那里算那里，而且画得很入迷。至今，家中老屋的后山墙上，还有冬生子小时候画的一幅壁画，虽然已经历了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的侵蚀，这座房屋也已经翻修过一次。但是，细心的母亲说什么也不让毁坏这幅壁画，一直将它保留到今日。

可怜天下父母心。因为在年迈的母亲的眼里，那是比金子都要宝贵的，那也是她的灵与肉啊！她虽然和儿子相距千里，但一看到这幅壁画，就似乎见到了儿子，就似乎看见了小时候的冬生子，那也算是对她老人家心中一种莫大的安慰啊。万丈高楼平地起，她的冬生子之所以有今天，那是和他小时候的爱好分不开的。母亲临终时还叮咛家中人，一定要将这幅壁画保存好。

那时不知是着了什么迷，冬生子总是不专心学习，到处乱涂乱画，为此没少挨板子。老师隔三见五到家中来告状，可这冬生子当面说得好听，过后就是死不悔改。

那是一个风和日丽的中午，春风早已把神农架打扮得花枝招展，十分妩媚。窗外，阳光老人把他暖融融的光芒撒向大地，一对对春燕急匆地衔着春泥，在教室的屋檐下造窝，小黄雀儿

在枝头上唧唧喳喳地鸣唱着，显得太快活太可爱了。这时，本来就不大喜爱学习的冬生子的心早已飞到了窗外。他感到时间过得太慢太慢了，他感到这老师太令人讨厌了，怎么总是有讲不完的话，唠唠叨叨，罗罗嗦嗦……

不知怎么搞的，这冬生子一边这样想着，一边又在课堂上悄悄地画起画来。一时间，竟把语文老师画成了一只花甲虫，把算术老师画成一只黑屎巴牛，而且在花甲虫和黑屎巴牛的背上都歪歪扭扭地写着两位老师的名字。很不凑巧，尽管冬生子在画这张画时，上面用书遮掩着，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心中还为自己的“杰作”暗暗得意呢！尽管这样，还是被老师发现了。这成了什么体统，上课时间不听讲不说，还丑画老师，两位老师都把脸气得通红，后来当着全校师生的面打了他的屁股，把他声色俱厉地训斥了一顿不说，而且还罚站了整整 4 个钟头

罗国士记忆最深的是，一个初夏时节，嫂子给他换了一件白衬衫。临上学前，嫂子唬着脸一再叮咛他，这一下可不要再胡乱画了，小心弄脏了新衣裳，过几天端午节还要穿呢！冬生子连连点头。

谁知到了学校勉强忍耐了两节课，到了第三节课，他又手心痒痒，旧病复发，他四下里看了一下，趁着老师在黑板上写字的空儿，便偷偷地挽起袖子，在胳膊上画了起来。他先画了几只鸭子，后来在鸭子旁边又画了一池水，一株垂柳。春风荡漾，池水涟漪，鸭儿漫游，悠哉悠哉。这真是：

竹外桃花三两枝，
春江水暖鸭先知。
蒌蒿满地芦芽短，
正是河豚欲上时。

冬生子画得舒心极了，惬意极了毫不夸张地说，这幅画如果留到今天的话，完全可以在联合国少儿绘画大赛中捧回金奖。

谁知等放学回到家里，墨汁早已把雪白的衫子渗得黑迹斑斑，不成体统。嫂子见状哭笑不得，指着他的鼻子说：“看你这脏样子，哪家的姑娘将来能看上你？”

父亲见他爱画成癖，就给他买了一本《芥子园画传》和《马骀画宝》。这使冬生子如获至宝，爱不释手，他翻了又翻，看了又看，其欣喜之情就好像张良当年在黄石老人那里得到了天书。如果说在此之前冬生子爱画，那不过是胡画乱画，随心所欲地画。自从有了《芥子园画传》和《马骀画宝》后，他在画画上有了真正的老师，有了老师，自然就有了规矩和法度。俗话说，没有规矩，便不成方圆。如今，这《芥子园》上，山川树木，房屋茅宇，桂殿兰阁，翎毛飞禽，梅兰竹菊，应有尽有。从枝杆生发到花卉点尊，从远山闲云到亭台近水，从单线白描到设色构图，一点一滴，一招一式，有文有图，图文并茂，真令人茅塞顿开，恍然大悟。就拿这竹叶的画法来说，什么一笔横舟，二笔鱼尾，三笔飞雁啦，四笔交鱼尾，五笔飞燕、七笔破双个字啦，还有这风式竹，雨式竹，晴式竹啦，让人一目了然，得益匪浅。

自此，冬生子如久旱的禾苗遇到甘露，他拼命地吮吸起来，他有空就临，竟然在短短的几个月时间里，把芥子园一连临摹了三遍。他越临越感到自己以往的无知可笑，越临越感到其中的哲理和奥妙，他恨不得把这本书一下子全部吞到肚子里。

自古书画同源。冬生子既爱绘画，又喜欢写字。平时父亲写字时，他总爱在一旁留意，有空时还爱把家中的碑贴拿出来翻阅、临写。

转眼快过春节了，人们忙着杀猪宰羊，张红贴绿，一家邻居拿着红纸来家中请罗汉三为他们写幅春联。这时，父亲恰巧

外出，邻居又很着急，怎么办？冬生子在一旁脱口而出：“让我帮你试试。”

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冬生子濡墨铺纸，学着父亲的样子，挥笔写下了北宋文学家王安石的诗句：

一水护田将绕绿，
两山排闥送青来。

写罢，冬生子还眯起眼睛端详了一番，笔划匀称，字迹流畅，气势飞扬，自我感觉良好，随手又将父亲的印端端正正地盖在了上面。

“行，还真行！”邻居高兴得连连称赞。

几天之后，当父亲带着冬生子到邻居家中拜年的时候，未进门就看到了这幅工整中央带着稚气的春联，不由得点头称好。心想，谁家的孩子还有这么一手？上前仔细一瞧，哦，怎么上面还盖着自己的大印？这时，在一旁的冬生子手心里攥着一把冷汗，心想这一下闯下祸了。

谁知待父亲明白过来时，不但没有训斥他，脸上反而露出了舒心的笑容。他摸着冬生子的头说：“你今后写的字要用自己的印章才对呀！”

没几天，父亲按照当地的风俗，准备了四样礼：猪腿、白酒、红糖和一担柴，领着冬生子去投拜方圆有名的画家赵伯川为师。这也算是中国最古老最虔诚的礼仪，早在春秋时期，我国著名的教育家孔老二收徒时，弟子也要奉上一束腊肉，以示真诚和隆重。冬生子在父亲的引见下，向赵伯川跪拜、嗑头。赵伯川和罗汉三是书画挚友，他看过冬生子的画后，二话没说就收下了。

自此以后的每个星期天和寒暑假，冬生子都要如期赶到赵

伯川老师家中去。名义上说是学画，其实主要是磨墨。师傅对他要求很严，他对冬生子说：“学画就首先得把墨磨好，磨不好墨那自然就不会画出好作品。”他要求冬生子食指压墨，拇指中指夹墨，自左到右，屏息慢转，专心致志，目不斜视，悠哉慢哉，水波不扬。

这差使，对顽皮好动的冬生子来说，那简直和蹲监狱无异。可为了学画，他硬是克制自己，磨呀，磨呀，一站就是一天，一磨就是一年。

其间，老师没有给他讲过一句画论，没有让他动过一次笔。诸如焦墨写骨，浓墨增肉，水晕辉彩，小笔大破，小笔大勾，纸背上彩保持墨鲜等等，均不给他讲，只让他看，这也许就叫“悟”吧。

众所周知，在旧社会想学点技术是非常困难的。且不要说学画了，就是在商店、药店、杂物店当个店员也得从小学起，每天早起晚睡，闻鸡起舞，打扫庭院，烧水做饭，一干就是几年，人们把这叫做熬相公。一个“熬”字，便道出了其中的酸辣苦甜。眼下，冬生子学的是绘画，那就更得下苦功夫熬呀！

因而，冬生子心里想，不讲就不讲，悟就悟。他白天在老师那里看上一天，晚上回家趁热打铁，在家里揣摩着画。有时半夜上床后，还要细细地体会老师画中的妙趣和个中滋味，想到心领神会、茅塞顿开处，立即起床点上灯再试画几笔。每当这时，母亲免不了总要嗔怪他几句：“鬼东西，走了那门子邪了，连睡觉都不安生。”

第三章 砍柴生涯

大凡参观过罗国士书画展览的人都会发现，在他的笔下，对神农架，对大山、对云海、对奇松、对怪石、对小溪，都特别有感情，都画得特别传神，特别亲切，特别有味。

那铺地柏、怪石林、野马河、鹰绝岭、燕子崖、云雾草、摩天岭、鬼门关……，一处处奇险怪异、烟云迷离的景物在他的笔下，无不生动传神，妙趣横生。

你看，世界上几乎所有的松柏都是昂首挺胸，迎风而立，可唯有罗国士的家乡——神农架的一座山崖上的柏树总是顺着岩石和地面生长，它们都像被打断了脊梁，直不起腰干，千篇一律地爬在地上，远远望去，就像铺着一层碧绿的地毯，流香滴翠，别有一番情趣。罗国士把它绘入画中；

再看那云雾草，长年生长在湿漉漉雾腾腾的树林之中，一丛丛，一簇簇，一团团，悬挂在树梢间、枝头上，好像老人的胡须一般，人们给它取了一个雅名——云雾草。罗国士没有放过它；

那怪石林更是奇特无比，奇险的山涧中突兀生长出一尊尊怪石，如猛虎，若雄狮，像蛟龙，似熊猫，赛警犬，鬼斧神功，密织如林，妙趣天成。罗国士把它描画了下来。

还有那野马河更是名副其实。在那云雾升腾、树木葱茏的曲涧峻岭中，突然飞奔出一条湍急的溪流来。白浪翻腾，浩浩